

庄龙甲：山东党史上首位县委书记

——走进山东潍坊庄龙甲故居

□ 颜廷平

山东潍坊既是世界风筝之都，也是红色文化之都，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草长莺飞的二月时节，我来到潍坊奎文区庄家社区，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环抱中，有一座青瓦白墙、低矮古朴的房舍，格外惹人注目，这正是齐鲁大地上的第一位中共县委书记庄龙甲的故居。

庄龙甲故居始建于清代道光年间，因年久失修而倒塌，后来人们在原址上恢复重建，将东西两院合为一处，故居大门口便把两侧的房屋连接起来，里面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庭院。1903年，庄龙甲出生在这里。故居历经岁月沧桑，见证了庄龙甲的成长进步，也见证了他将熊熊革命之火点燃潍县南北。

故居大门口大致采用青、白相衬的色调进行修建，黑色木门正上方的匾额镌刻着金色的繁体字“莊龍甲故居”。驻足观看，庄严肃穆之感油然而生。

迈步而进，映入眼帘的是敬立于庭院中间的庄龙甲烈士雕像，其身着盘扣立领衣衫，目光炯炯而坚定，似乎在向人们默默地诉说着什么。雕像后面是“掀开党在潍县革命第一页”主题景观墙，上面书写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入党誓词等。人们来故居瞻仰学习，先是在这里重温入党誓词，致敬革命英烈。

转回身来，大门口东面就是故居房屋，分为一门两窗，仿古青瓦覆顶，青砖铺地，略感狭窄。走进厅堂，对面墙上悬挂着庄龙甲手握书籍直视前方的端坐画像，两侧各有一把扶手椅。东面墙上悬挂着他的正面半身照和生平简介，下面方桌上摆放着人们敬献的花束。

东里间屋是父母的居室，也是庄龙甲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发展党员入党，建立中共潍县支部，成立潍县特工作队等。里面有一土炕，上有席子、长条矮桌、蒲团、扫帚等物品，墙上悬挂着母亲刘爱英等亲属的



照片。母亲意志坚强，有骨气，抗战时期她让小儿媳带着孙子前往淮北抗日根据地，以躲避敌人的迫害，自己却毅然留了下来，她说：“大儿子被反动派杀害了，小儿子又去打鬼子，我不怕那些坏蛋。”老人一直生活到潍县解放之后，被人们誉为“革命老妈妈”。

西里间屋为庄龙甲夫妇与儿子的居室，摆设与父母居室相仿，也是极为简陋。正对门口的桌子上摆放着庄龙甲的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他在省立一师与同学们的合影。1921年秋，庄龙甲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是山东学生运动和新思想传播的中心，他的革命思想在这里得到进一步发展。1923年夏，庄龙甲由王尽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热衷于革命工作和表现突出，庄龙甲担任了省立一师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成为王尽美从事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大伙亲切地称他为“王尽美同志的左右



手”。庄龙甲牺牲后，国民党特务妄图抓捕潍县共产党员，就对他的家人进行严密监视。因为特务们的横加阻挠，庄龙甲的儿子患重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而夭折。后来，庄龙甲的胞弟庄龙田夫妇在此居住过一段时间，他们受庄龙甲革命精神的鼓舞投身革命。庄龙田年少时就跟随哥哥进行革命活动，后来成长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军政干部。

故居东面建有庄龙甲革命事迹陈列馆，详细展示了庄龙甲短暂而光辉的革命历程。

呕心沥血，投身革命斗争。1925年初，庄龙甲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家乡潍县开展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潍县第一个党支部，建立了潍县南屯村农民协会，这是山东建立最早的农民协会，极大地促进了全省农民运动的发展。1926年6月，中共潍县地执委（后改称潍县县委）诞生了，庄龙甲被选为书记。中共潍县地执委的

成立在潍坊乃至山东党组织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是山东第一个县级地方党组织，推动了全省其他地区党组织的建设。庄龙甲由此成为山东党史上的第一个县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为了与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1928年1月，潍县县委建立了第一支革命武装——潍县特工作队，并进行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活动，在潍县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火种。

舍生忘死，精神流芳万古。在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庄龙甲积劳成疾，肺病日益严重，党组织安排他到安丘杞城村党的一处地下联络点养病。1928年10月10日，庄龙甲遭到国民党反动分子的逮捕，后被押送到南流（今潍坊坊子区坊安街道）保卫团。庄龙甲酷刑受尽，气节犹存，他向敌人郑重宣告：“共产党人不怕死！怕死就不是共产党！”10月12日，在南流大集这一天，庄龙甲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慷慨赴义，

时年25岁。残忍至极的刽子手把他的头颅铡下，挂在潍县南门外城墙上示众。事后，庄龙甲的遗体被南流的同志悄悄掩埋。潍县县委委员牟洪礼得知这一情况后，留下了一首藏头诗：“老子英雄儿好汉，庄稼不收年年盼。死而复生精神存，在与不在何必言。南北东西人知晓，流芳百世万古传。”人们把每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从而确认了庄龙甲牺牲的噩耗——老庄死在南流。庄龙甲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忠贞不渝，他的高贵品格化为茫茫黑夜里的一座灯塔，激励着一批又一批潍县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奋勇向前。

大门口西面是庄立安一门三烈革命事迹陈列馆。在庄龙甲的影响带动下，家人和乡亲们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他的堂叔庄立安就是其中一位。庄立安经庄龙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他的三个儿子先后牺牲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孩子们牺牲后，庄立安承受着别人无法想象的巨大悲痛，但他对党组织明确表示：“干革命就会有牺牲，我的三个儿子是为党的事业牺牲的，他们是无上荣光的。”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革命精神境界，值得后人永远学习。

走出故居，我久久难以平复激荡翻飞的思绪。山东省和潍坊市多个教育基地已在这里揭牌，每年参观学习者纷至沓来，在这里人们感悟先烈们的顽强革命精神，为不断开拓进取注入强劲动力。



经典回眸

在看影片《智取华山》之前，我从没想过红色经典也可以拍得如侦探片般紧锣密鼓、步步惊心，令观众从头至尾感受视听感官的震撼、心灵体验的跌宕。故事情节一点一点深入、惊险元素一点一点渗透，每分钟都惊心动魄、每一秒都不舍得快进。该片凭借紧张的节奏、奇特的情境、惊险的气氛，将人民解放军与敌军的冲突、与大自然的冲突渐次推开，逻辑严密、镜头饱满，如行云流水般流畅。主创者是经过怎样的推敲和斟酌，才以处处用心实现步步深化，成就这样一部电影化程度甚高的红色经典？

《智取华山》拍摄于1953年，讲述了1949年人民解放军发动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烟向南逃窜，敌旅长方子乔率其残兵败将逃上西岳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挣扎。解放军某团侦察参谋刘明基率领侦察小分队，在当地药农常生林的帮助下，绕过狭窄又惊险的小道，以超常的勇敢与智慧打破了“自古华山一条路”的传说，并迅速占领千尺幢，为部队解放华山打开了门户。

悬念

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要从华山的关口千尺幢上去，爬百尺峡到北峰；从北峰经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方子乔的司令部所在地）。所以敌人会说，守住千尺幢就是守住了华山。可这华山唯一的上山道路被敌人控制，且千尺幢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坡度极陡，每级台阶不过三分之一脚掌的宽度，必须抓住两边悬挂的铁链才能向上攀爬，石梯顶端有如井口，用钢板将井口封住，便阻塞了通往华山的道路。

影片开场，解放军解放了华山脚下的华阴县，鉴于不能让华山天险拖住人民解放军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且敌人多待一天，华山百姓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于是面对“自古华山一条路”的传说，即便明知要找寻第二条路没有可能或异常困难，团部还是决定让参谋刘明基带着侦察员必须寻找到通往华山的另一条路。可千尺幢只有一个洞，我们无路可通；西峰

《智取华山》：开创新中国惊险式战争片先河

□ 李志敏



后壁峭拔陡立，更无攀爬的可能；只有北峰，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势看，很可能爬上去。而究竟能否找到、如何找到这样一条路，一个强大的悬念由此设下，且影片注重将悬念揭开的过程铺陈得回旋曲折、波澜起伏，避免在影片的开端部分即拉满弓。

当刘参谋带领小分队第一次侦察华山时，毫无头绪；第二次再侦察算是有了点眉目，而这点眉目也只是听说了药农常生林曾经从北峰后面爬上去过。等到了常生林家，小分队正巧从枪口下救下常生林年老的母亲和年轻的妻子，当两人无意中获悉小分队是欲找常生林带路时，却表现得无奈而抗拒。原来那“另一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用常生林的话说，这条道山羊都上不去。常生林的爷爷为挖药材爬这条道摔断了腿，常生林的父亲更因此没了命。常母怕他出事，自打其父摔死后，五六年就再没让他上去过。但因为小分队

在当夜的暴风雨中为常家老小遮风挡雨、抢修房屋，让常母和常妻异常感动，常母终于主动提出让常生林给小分队带路。

华山

电影《智取华山》对惊险风格的营造，除依凭情节连缀上的步步惊心，正是依托了华山这一以险著称、奇险峻秀的独特叙事空间。影片选择了“天井”——“老虎嘴”——“天桥”这三个华山十分有代表性的高危点，以“天井”直如刀削的兀立危峰、“老虎嘴”目不敢斜视的险绝峭崖，以及仅以一块朽木架于万丈深渊之上的“天桥”，来彰显华山的险峻。一方面华山因峭拔宏伟、雄浑壮丽而成为该片重要的视觉元素，使影片在画面构图上彰显气势；而另一方面也正因华山氤氲着高深神秘的气韵，予人一种重压和危机感，于此才更突显了侦察小分

队翻山越岭、绝地求生的坚韧意志。华山这一地势险要的环境空间参与叙事，体现了一种层层深入、步步为营的渐进性与层次感。找寻通往华山的另一条路这一艰巨任务，将侦察小分队送上了一条艰辛的求索之路，这一路上注定了小分队必须与各种对抗力量相抗争。从第一次侦察毫无头绪、第二次侦察有了点眉目，到找着常家、感动常母，再到由常生林带路，小分队终于踏上了一条“不是路”的希望之路。影片正是通过将侦察小分队推向华山一路走高的危境，来发掘并呈现其愈发强大的意志和愈加过硬的本领，华山的叙事功能愈发彰显。

敌人在山上、解放军在山下，前者下不来、后者上不去，两股军事力量隔空对峙。要想征服敌人，必先征服华山。在小分队于华山之巅与敌人短兵相接之前，影片着力呈现的正是侦察小分队以无畏和神速成功飞越了天险。智取华山的胜利得益于两个方

面：其一是侦察小分队在面对“自古华山一条路”时，没有表现出丝毫气馁和动摇，而是凭借强大的意志和过硬的本领，始终相信一定能找到那另一条路，且临危不惧、处变不惊，随机应变、当机立断；其二是人民军队广泛深入群众、紧密依靠群众，如若没有群众的援助，要想找到华山的另一条路几无可能，即便找到了，要想征服天险、战胜敌人也举步维艰。

奇袭

当年，该片摄影师陈民魂是将绳子的一头拴在华山的松树上，另一头捆在自身腰间，整个人吊在那悬崖上，手持着摄影机、脚蹬着山坡，身体往后仰着进行拍摄的，否则距离太近，无法提取全景。仅仅是拍摄就这样险象环生，由此可想而知，当年的战斗英雄是冒着怎样的危险飞越天险、奇袭峰巅的。

当所有人均有惊无险地顺利越过第三重障碍“天桥”时，这条来之不易而令人触目惊心的道路，却因木桥折断战士们无法返回联系团部。就在这时，刘参谋根据山上俘虏的口供正确地分析形势：华山上的敌人并不算多，且敌人相信只有一条路通向华山，一切防备是对着千尺幢的下边而非上边；更重要的是，敌人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依凭天险壮胆，一旦他们发现天险被打破了，三更半夜地摸不清小分队的来路，定会张皇失措。基于以上考虑，已经行进至敌人眼皮子底下的小分队，机智而神勇地将“探路”升级为“奇袭”——趁着夜色悄悄摸上北峰，干脆利索、一声不响地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目瞪口呆，紧紧地扼住了华山咽喉。

拿下北峰后，战士们一面悄悄地封锁西峰，一面迅速控制千尺幢，以便将主力部队从千尺幢迎上来全歼敌人。在这个当口，战士们表现得机敏灵活、勇猛果敢：一方面以“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怔住敌人，继而再以解放军优待俘虏的宽大政策——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愿回家的发路费等等，感召了绝大部分敌军士兵，闻过了因“奇袭”而遭遇的险情。另一方面则不失时机地在千尺幢上发送信号弹，并派出药农常生林自千尺幢火速下山送信，以最快速度与团部取得联系。待方子乔获悉一切，六神无主地组织西峰士兵反扑时，小分队以一当十、沉着应战，为主力部队的到来赢得了时间。危急时刻，药农常生林带领大部及时赶到，战士们与小分队合力攻上西峰，活捉了方子乔。

摄制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电影《智取华山》，开创了新中国惊险式战争片的先河。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它还是知名导演郭维独立执导的首部电影；更让人感动的是，那赫然映入眼帘的片头字幕——“本片系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役中一个真实事件编制而成”，昭示了如此惊心动魄而又富于传奇性的故事，所营构的并非假定情境、所演绎的也并非虚构情节，它叙述的是历史真实。而也正因这坚不可摧的“真实”，那“智取华山八勇士”的伟大壮举、那“智取华山惊险路”的英雄足迹，才会更令广大观众深深震撼与由衷惊叹。正是“侦察—登山—奇袭”这节节生奇、层层追险的英雄步履，使美丽的华山重回人民的怀抱，这份铭刻于时光河床的功勋与荣誉，永远属于人民、属于我们千百万始终在为事业创造奇迹的人民解放军战士。